武夷岩茶加速“出海”

武夷岩茶国家标准英文版制定工作在武夷学院启动

本报讯（记者 裴礼辉）立秋之后的武夷山，茶香氤氲。近日，一场关乎武夷岩茶“出海”的关键研讨会在武夷学院拉开帷幕。国家标准GB/T 18745-2026《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武夷岩茶》（英文版）制定工作正式启动。从丹山碧水间的传统茶乡，到国际茶叶贸易的规则舞台，武夷岩茶正迈出“标准出海”的关键一步。

此次外文版标准由武夷学院茶与食品学院叶江华教授团队牵头，汇聚标准化研究机构、茶行业专家及高校科研院所代表。

会上，专家组围绕岩茶品种名称、做青焙火工艺、感官审评术语及理化限量指标等核心内容，逐一推敲英译方案，兼顾国际乌龙茶通用表达与中文原意的精准对应。会议明确了术语统一、文本校验、专家评审等环节的时间表，确保外文版与中文版技术内容严丝合缝。

今年3月31日，新版国标正式发布，并将于2027年4月1日起实施。新标准对武夷岩茶的定义、感官品质、理化指标及检验规则等进行了系统优化，为国内生产、审评和监管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。

而正是在这份新版国标落地前的“窗口期”启动外文版编制，既为海外用户提前铺就理解路径，也彰显了中国茶业以规则对接促进贸易畅通的主动姿态。

长期以来，武夷岩茶出口面临缺乏官方认可的英文标准文本这一个现实短板。专业术语译法各异，审评描述莫衷一是，无形中抬高了国际沟通成本，也限制了地理标志品牌的海外认知。

此次外文版制定，正是要打破这一“语言壁垒”。编制团队将依托武夷学院茶学科研平台，严谨对照中文原文，系统规范每一处技术表述，力求让海外研究机构、检测企业和从业者看得懂、用得上、信得过。

“标准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。”叶江华教授表示，团队此前已牵头完成福建省地方标准《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传统制作技艺》英文版，积累了一定经验。此次承担国标外文版任务，不仅是技术翻译，更是文化传递，要让世界通过准确、严谨的标准文本，读懂武夷岩茶的独特品质，感受中国茶的匠心与底蕴。

可以预见，这份英文版国标的出台，将为武夷岩茶走向全球提供权威“身份证”。它既有助于消除贸易技术壁垒，提升产品国际辨识度，也将为福建乃至中国茶产业高质量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。岩骨花香，正以一种更清晰、更自信的方式，飘向世界。

茶车“牵手” 激活武夷消费新场景

□本报记者 裴礼辉 通讯员 李健 徐超 文/摄

8日，武夷山正岩广场，一杯茶与一辆车的“牵手”，引来了众多目光。新能源头部品牌蔚来汽车南平首店正式落户于此，同步启动“跨界共赢25载·美好茶生活新模式”。这是茶产业与新能源产业的一次深度碰撞，也是武夷山以“茶+”思维撬动消费新活力的最新尝试。

美好茶生活新模式、茶生活创新总部正式启用。

走进正岩广场，这家名为“正岩广场蔚来城市展厅”的空间，既是蔚来的城市展厅，也是一处茶文化体验馆。华祥苑与蔚来携手，将东方茶美学融入智能出行场景，打造出茶车跨界联营的首个样板。两个国货标杆品牌，在一个空间里各自延展，彼此赋能。

“我们全国有一百多万用户，很多人喜欢自驾到武夷山，本地也有不少车主需要社区服务空间。”蔚来创始人、董事长李斌说，“所以双方一拍即合，在这里打造了一个融合科技与茶文化的展厅。我们也希望把‘Clean Parks’生态共建理念带入武夷山国家公园，不止于自然保护，更参与文化传承。”

对武夷山而言，这不仅是蔚来首店的落地，更是一次以“茶+”为牵引的消费场景再造。南平市近年来大力发展首店经济，出台系列扶持政策，鼓励头部品牌和创新业态入驻。此次蔚来首店嫁接茶产区文化资源，将新能源品牌的流量势能转化为茶产业的新客群、新触点，为传统茶都注入年轻化、跨行业的消费活力。

华祥苑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文华说：“茶产业已经从品质竞争进入生活方式竞争的阶段。我们要创造新场景，让茶通过不同方式走近消费者。从茶的高质量发展，到消费升级，再到生活方式的引领，这是一次重要跨越。”

活动现场，头部企业联盟高端会员服务中心正式启动。蔚来、九牧集团、三棵树、七匹狼、朱炳仁铜、华祥苑等六大国货品牌同台携手，打造跨行业资源共享平台。中心落地正岩广场，打通各品牌高净值会员体系，将茶空间与智能家居、健康涂料、国风时尚、非遗铜艺、新能源出行等多场景串联，为联盟客户提供叠加专属权益，实现品牌双向引流、市场协同拓展。

当天，美好茶生活新模式、茶生活创新总部两大战略载体同步揭牌，标志着华祥苑从“卖茶叶”向“运营茶生活方式”全面转型。终端门店与产品体系同步迭代：第10代超级国缤店全新亮相，打造集商务洽谈、品茗休闲、社交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茶空间；2026国缤茶中秋新品正式发布，依托武夷核心产区原料与非遗制茶工艺，推出国礼级岩茶产品，满足礼赠、品鉴、收藏等多重需求。

与此同时，蔚来车友“重走万里茶道”活动启动，车友会服务中心揭牌，武夷百村游政策同步发布。从跨界探索到文化寻访，从茶旅融合到社区运营，多方力量正合力推动茶产区高质量发展。

以茶为媒，链接万物。南平市持续落实“三茶统筹”理念，借助首店经济这一支点，不断激活环武夷山国家公园文旅消费市场，让“茶+”成为城市商贸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。

校地共建传文脉 武夷茶香润童心

本报讯（记者 裴礼辉 通讯员 邱俊杰 林至含）暑期的武夷山，绿意盎然。在湖桃小学的教室里，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课正悄然展开。讲台上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春晓用一个个汉字的起承转合，串起茶文化的千年脉络；讲台下，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里，闪烁着对家乡茶文化的新奇与热爱。

这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“茗承三茶”暑期社会实践队送教下乡的一幕。以“探究万里茶道之源，传承武夷茶文化底蕴”为主题，这支由高校师生组成的实践队伍，将课堂搬进乡村小学，在校地之间架起一座茶香四溢的文化桥梁。

课堂上，李春晓副教授带来《汉字源流》传统文化讲座，从文字起源切入讲解茶相关汉字历史。在武夷茶主题书法研习环节，实践队队员手把手纠正小学生握笔姿势，带领孩子们临摹篆书字体，体验茶主题毛笔书法。此外，活动还设置茶文化知识竞赛、茶主题诗词歌赋比拼等环节，引导孩子们近距离认识、亲近武夷山本土乡土茶文化。

“通过这节课，我对家乡茶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更感兴趣了。”五年级学生彭家钰说，语气里透着兴奋，“今后我想多参加关于茶的活动。”一颗传承的种子，悄然落进童心。

这场活动，不仅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一场“大手拉小手”的文化接力。高校教师联动小学教师，大学生牵手小学生，形成双联动教学机制，让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乡村课堂。文学院的教学优势，化为生动有趣的课程设计；青年学子的热情，化作文化传承的鲜活力量。

“武夷山是世界乌龙茶与红茶的发源地，茶文化是我们宝贵的财富。”实践队队员姜博骞说，“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，让家乡的孩子们真正了解并热爱这份文化。同时，这次实践也让我们走出校园、走进基层，在服务中成长，在传递中收获。”

一壶茶，可以映照一方水土；一堂课，也能延续千年文脉。从高校到乡村，从大学生到小学生，武夷山的茶香，正以一种更贴近童心的方式，飘进课堂，浸润未来。

茶文化

武夷山上有茶僧

□叶国盛

武夷山早期种茶、制茶者，以僧道群体为主，所谓“岩顶僧家皆茶户”（清赵俞《采茶词》），“偶访山僧岩下居，自摘自煎辨溪水”（明商梅《九曲试茶歌》）。他们较早开始武夷茶采制的探索，曹溶《寄长兴令韩子久》：“幔亭有僧称作家，立意不摘三春芽。”在护生、节俭的观念并追求茶叶内质丰富的情况下，他们将武夷茶的采摘期推延至谷雨、立夏，即不采嫩芽而以驻芽三四叶为青叶标准，这是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创制与发展的关键基础。厦门同安人释超全入武夷山为僧，至于在哪个寺庙，无从得知。重要的是他所写的《武夷茶歌》：“凡茶之候视天时，最喜天晴北风吹。苦遭阴雨风南来，色香顿减淡无味”，后之“看天做青，看青做青”与之一脉相承。后来他写《安溪茶歌》，“溪茶遂仿岩茶样，先炒后焙不争差”，道出武夷岩茶制作技艺被学习模仿的历史细节。

在武夷山潜修的高僧道盛觉浪认为“茗叶经火，香色长留”，则是“武夷焙法，实甲天下”的注脚。他的弟子笑峰大然禅师与方以智对武夷茶的制法皆有精妙的论述，见《青原志略·漱青岑》《物理小识·茶》诸文。同时，当时有这样的看法：“僧家所制远胜道家”“武夷茶出僧制者，其价倍于道院”，见查慎行于竹窠寺、白云洞寻访茶僧而写的诗。到了1941年，武夷天心寺妙常方丈带领僧徒制作大红袍，福建示范茶厂武夷制茶所主任林馥泉与茶叶专家廖存仁现场观摩，并完整而翔实地记录下过程，写成《武夷天心岩大红袍采制记录》，为早期武夷岩茶制作技艺的经典文本。

僧人制好的茶，有的拿来销售，有的用于馈赠。曾任崇安令的刘靖在《片刻余闲集》记载说：“凡岩茶，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，远近贾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，市中无售者。”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·福琼到武夷山，亦描述了茶商在山中向和尚买茶的场景。文人墨客访武夷古寺，参禅问道，茶是款待良品。一些诗文反映了这些细节。明人周之夔的诗记录他与虎啸岩僧宝舟的“茶缘”，例如《送武夷僧宝舟归虎啸岩》：“惠我小龙团，清芬喷琼液。”《武夷僧宝舟寄茶至》：“僧入松风梦，茶先谷雨尝。开函如见面，对食每清肠。”张锡爵收到友人寄来的花香与小种，前者产于白云洞，后者来自集贤峰老僧；白云岩的崧顶上人曾为到访的林正青烹瀹小种与乔松茶；金井坑乐闻和尚与李馥交好，赠以岩茗：“罂分少许建溪春，金井僧供风味真。”（李馥《寄茶》）清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八月十六日，弥陀寺僧常庆请梁章钜喝“风味甲于山中”的木瓜茶。（梁章钜《武夷游记》）同治元年（1862）九月二十四日，晚清学者孙衣言“晚至磊石峰，宿僧寺中，寺僧出茶饮客，有奇种、名种、小种各名目”（孙衣言《赴皖日记》）。正因为茶僧交游圈的“蔓延”，使得武夷茶被大量地书写，为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印迹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是在福井岩。1869年摄影家黎芳（Afong）带着湿版照相机到武夷山拍摄采风，留下诸多珍贵影像。其中一张是福井岩（Happy Well Grotto），照片里寺庙建筑宏伟，仿佛可闻见禅音钟声。据《崇安县新志》记载，福井庵“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僧莲山建，五十七年其徒僧正辉重修”。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十月，与林则徐同年进士的林元英至武夷，写了日记：“初三日，游福井岩……至寺，寺门悬彩额，寺主袈裟出迎，揖让入客堂，供茗设果楪。茶数巡，如顾恺之倒啖蔗，渐入佳境，盖寺例以茶供客，各有等次，愈饮愈佳，方见茶品高下也。”他还描述了寺里制茶之景，“观寺内治茶具、鼎炉等件，与他处茶坊不同，方知武夷名种，其制造之法，迥异寻常，固宜独出冠时也”。（林元英《漱石斋吟草》）

林元英另作有《福井岩访敬亭上人未遇》《敬亭禅师惠名岩奇种茶十罂》诗，可知他与福井庵僧人的往来细节。敬亭禅师赠送的名岩奇种茶是“白甄封题血色斑”，即茶有红丝。或茶为红线缠绕，类龙须茶样式；还说：“福井岩茶品，相传是宋种。”而今这里寺庙不存，一时为武夷奥区秘境。今名作“古井”，产优良的老丛水仙，逐渐为人所知。

从茶叶的采制到流转、品饮，武夷山上的茶僧参与其间，在武夷茶文化史上扮演关键角色。借用袁枚的诗来说，他们于制茶，是“采之有时焙有诀”；于茶饮，为“烹之有方饮有节”。